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十年燈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六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

十年灯

六



第四十九回 生难偕白首 死愿共连理

韦纪湄道：“龙强一死，你不方便多了。”

杜念远若有深思地道：“现在有几个人曾堪一用，不过我怕你不同意，那些人都是你父亲的对头，而且野心甚大！”

韦纪湄惊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

杜念远微笑道：“巧匠东方未明，禽神西门泰，蛊神祁三连。”

韦纪湄摇头道：“这些人肯为你用吗？太难了……”

杜念远剔着蛾眉道：“他们现在已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名门正派不见容，为着利害关系，他们会肯的，问题在乎你……”

韦纪湄道：“我无所谓，爸爸也跟我脱离关系了，真要能将他们网罗过来，我还可以压制他们，不许向爸爸寻仇，我怕的是引狼入室，反召无穷之患。”

杜念远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自有控制之道，只要你同意，我可以保证在短时间内，将他们都找了来。因为我们目前正需要人手。”

韦纪湄奇道：“强敌皆除，我们还有什么顾虑。”

杜念远冷笑道：“杀了傅一飞，就是跟整个大内结了嫌，日后麻烦多着呢，你以为从此高枕无忧了吗？”

韦纪湄默然片刻道：“你还没有说出那火药是为谁而设置的？”

杜念远神秘地道：“这人现在没有宣布的必要了，你不必

CAIB/32

管这件事吧。”

韦纪涓笑了一下，他知道杜念远的脾气，她要是不肯说，再问也没有用，举手打个信号，开始朝山下而去。

泰山之麓，属泰安县城，在城外的一所破庙中，两个老人正守定了一个年青人，脸色异常地沉重。

那年青人脸色蜡黄，气息微弱，两个老人正在为他推穴疗伤，这是件很吃力的工作，二人的须发之上，汗珠直滴。

过了许久，年青人的脸上才微现血色，脉搏也转弱为强，身子开始起了一阵痛苦的扭动。

手按他三焦的那个老人，深深地吁出一口气低声道：“好了！总算将他的命捡回来了。”

年青人睁开眼睛，先朝四周望了一下，张口欲言。

老人连忙摆手止住他道：“珏儿！你大伤初愈，切忌开口说话，现在立刻使用培元心功，使体力尽快恢复，我跟你父亲都要休息一下，这地方不可久留。”

青年感激地望了一眼，依言闭目用功，两个老人也欣慰他对望一眼，各自挤出一丝苦笑……

突然在他们身后有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你们说得不错！此地不可久留。”

老人回头惊望此人，不禁脸色如土。

来人飘洒地踱步过来，俊秀的脸上浮着杀意道：“恭喜二位，看来上官兄的伤势已经无碍了。”

老人失声地惊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来干什么？”

来人诡异地一点头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行事向来有始有终，虽然将救治的方法告诉了二位，但还是不放心，想自己来看看。”

老人脸上的肌肉不住颤动，却是无法开口。

读者一定想到这两个老人是上官宇宙兄弟，那年青人是上官珏，而后来的人正是韦纪涓。

上官宇喘息半晌，才呐呐地道：“泰山大会的结果怎样了？”

韦纪涓冷冷地道：“泰山大会没有结果，但也可以说有着惊人的结果。”

上官宇奇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韦纪涓冷笑道：“你不必想利用问话拖延时间，等一下我自然会告诉你们的，不过目前我想先替二位效点微力。”

说着一手猛伸，点向上官宇的精促穴，上官宇本能地用手去格，但是韦纪涓的手臂有如铁铸，依然是伸了过来。

上官宇吭了一声，双手下垂，韦纪涓反手对上官宇如法炮制，将两个老人轻而易举地制倒了。

上官宇挣扎片刻，才废然长叹，放弃了努力道：“阁下真不愧手辣心毒，居然用这种手法对付我们……”

韦纪涓一笑道：“这只能怪二位的功力太惊人，我若不是利用你们替令侄疗伤来消耗功力，很难对付你们。”

上官宇一叹道：“这定是那女于的锦囊妙计吧，我悔不该早年一掌没劈死她，红颜祸水……”

韦纪涓微笑道：“拙荆对昔年之事，亦颇梗介于怀，不过今日如此相待，倒不是为了报复，二位不可误会。”

上官宇叹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绝不会容一个比你更强的人存在的。”

韦纪涓笑道：“你们不一定比我强，不过你们存在一天，对我就是一重威胁，现在我可以答复问题了，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？”

上官宇闭目一叹道：“没有了！知道愈多，愈是烦恼，希

望阁下不要让我们暴尸异乡，将我们的骸骨送回璇玑谷，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韦纪湄笑道：“这点在下一定遵命，三位请放心吧。”

语毕掌风一扫，破庙中又添了三条怨魂。

一杯黄土，一座新坟！

几片疏叶，几点残红。

这已是晚春了，春风吹开了桃花，吹绿了柳叶，可吹不开韦明远深锁的心房。

从泰山之会回来后，他老得多了，虽然在容貌上，靠着驻颜丹掩去了岁月的痕迹。

可是在心情上，他的确已步入了老境。

他的青春，欢乐，爱，梦，都随着杜素琼长埋于地下了。

夕阳中，他的影子变为异常落寞，手抚着墓前的石碑，欲言无语，惟有泪阑干，洒在那青石的碑头。

碑有六尺宽，只在上边与左边镂了字，上面刻着四个大字：“百劫鸳鸯”！

左边则是几行小字。

“百劫未证合欢梦，徒留人间带恨身，莫忘临终殷勤语，西行路上滞归舟；泉下何处堪偕隐，与卿同续再生缘。”

右边是空白的，碑后也磨得异带平滑，只题了一个跋名。

“百劫鸳鸯记。”

墓修葺得很大，右边还空着一个位置，显然他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归宿之处，只是在等待着那一天……

慢慢地吐出一口气，然后低低地自语道：“琼妹！我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若不是俗事未了，我早迫随着你来了，可是你也太忍心了……”

“生前你慨施你的热情，死后却吝惜你的梦影，整整的一

个多月了，你从未进入我的梦中过……

“悠悠生死两茫茫，你感到寂寞吗？很遗憾的你竟先我而去，否则这些后事由你的生花妙笔来安排，一定会比较生动多了……”

“其实我也太痴了一点，山盟海誓，不渝深情，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只需你知我知，何必还要在人间留下痕迹呢……”

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，琼妹！假若你没有忘记我，假若你听得见我的呼唤，请你今夜一定来到我的梦里……”

夕阳已经落下山岗，余晖映着满天红霞，韦明远才落寞地叹息一声，凄楚地回过身来准备离去。

突然他的眼睛落在一个女子的身上，这女子穿着一身缟素，寂然不动，仿佛是化石似的站在不远处。

韦明远呆了片刻才出声招呼道：“兰妹你来了多久了？”

朱兰悠悠地轻叹道：“有一阵了，看见你正在伤感，我不敢惊动您……”

韦明远漠然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朱兰伸手轻掠长发道：“慎修师兄来辞行，他要带着人回玄真宫去了。”

韦明远哦了一声道：“事情都办妥了？”

朱兰道：“办妥了，天龙总坛已经拆除，人员也大部遣散了，慎修师兄听说您在这儿，他也不愿前来打扰，托我代为致意一下，此刻大概已经走了。”

韦明远点点头，没有作声，朱兰却又问道：“您当真壮志全灰，无意江湖了？”

韦明远坚强地道：“是的！三十年江湖生涯，我的确是尝够了，尤其是最后的几年更为不堪，根本就不该组织天龙派的

……”

朱兰不作声。韦明远歉声道：“兰妹！我让你太失望了吧？”

朱兰苦笑了一下道：“不！我很钦佩您的勇气，急流抽身，在天龙派声势正盛的时候，蓦然放弃，的确是需要绝大智慧……”

韦明远也苦笑一下道：“快别夸奖我了，其实我是个最笨的人，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，你作何打算？”

朱兰道：“我也打算将梵净山遣散了，念远不会来继任山主，我更没有兴趣，今后我带着孩子同几个不愿走的人株守此地，耕织以终。”

韦明远长叹一声，歉疚地道：“兰妹！请你原谅我的自私，没有替你作安排。”

说时手指冢碑，用意甚明。

朱兰凄婉地摇头笑道：“不用客气，您跟山主的感情可昭日月，我不敢妄想在那儿分一席之地，得为君妇二十年，于愿已足。”

韦明远仍是歉然地望着她，不发一语。朱兰又道：“您跟山主的碑记我实在不敢动笔，刚才我已经托公冶勤代致念远，这篇文章只有她来做才能尽意。”

韦明远一愕道：“公冶勤到那儿去干吗？”

朱兰道：“他跟毛文锡都投到那边去了，神骑旅现在是气吞山河，势耀日月，多少人都归于网罗之下……”

韦明远一怔道：“我好久不问外面的事了，他们收罗了谁了？”

朱兰道：“东方未明，西门泰，祁三连，还有很多江湖知名之士。”

韦明远怒道：“胡闹！这些穷凶极恶之徒，收之何为？”

朱兰微笑道：“您想不到吧，这些人都是心甘情愿地加入的，而且甘心屈居僚属，准备大大地干上一番。”

韦明远怒道：“还要怎么样大干，除非他们想当皇帝。”

朱兰道：“那倒不至于，不过他们跟大内作对是对的，泰山上一举而歼四十几名宫廷卫士，无一幸者……”

韦明远怒道：“狠！太狠了。”

朱兰微笑道：“这倒不能怪他们，那天的情形您是知道的，他们若不反抗，只有束手就缚，而且那场祸还是我们惹的。”

韦明远皱眉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朱兰道：“盗玉笛的是我，勾他们来的是胡子玉与商琴，这几个人都是冲着您来的，您抽身一走，把担子留下给他们……”

韦明远摇头道：“不是那会事，傅一飞亲自将玉笛交我带走，商琴第一次下雪山，就是为了紫府秘籍，傅一飞也是为着那件事？”

朱兰道：“胡子玉可是您的责任，若不是山主出手，您还要放他活着呢。其实您的一生，俱是受他之累，他要是不死，您这几个月也不见得会这么轻松。”

韦明远垂首无语，朱兰说得一点都不错。胡子玉死了，那些视他为仇的人都销声匿迹了，自己这一生的确是胡子玉在那儿掀风作浪，可是追究责任，那还该自己的父亲韦丹来负才对。

静默良久，朱兰才柔声道：“天黑了，您也回去歇息吧。”

韦明远摇头道：“不！你先走吧，我还要在这儿等一下。”

朱兰望了他一眼，又望望杜素琼的坟墓，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走了，韦明远站在那儿，不禁又陷入沉思。

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露水将他的衣衫都打湿了，可是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。历历往事，尽在他的脑中萦回。

突然他听见刺耳的冷笑，然后看见一个瘦长的人影站在坟前，举起手中的长剑要去斫墓碑。

韦明远身形猛掠，沉声喝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那人蓦地回身，韦明远倒不禁呆了一呆。

原来这人却是沉寂已久的任共弃。

他显得更苍老了，暗淡的月光，他苍白的脸色，斑白的须发尤其表现得狰狞怖人。

任共弃用手抚着墓碑，仰天一阵厉笑，然后才对韦明远冷冷地道：“百劫鸳鸯！看来你们生未同衾，死欲同穴。”

韦明远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我确有这个意思。”

任共弃尖声道：“别忘了，她还是我的妻子，那旁边的空位还轮不到你。”

韦明远怒声道：“胡说！她活着的时候，始终没有承认过你是她的丈夫，你们的关系在她接任梵净山主的时候就告終了。”

任共弃狞笑一声道：“不错！她的确不肯承认我，可是她也无法否认，我们同过衾帐，生过孩子，她无法不做我的妻子。”

韦明远不禁为之语结，任共弃说的也是事实，无可否认的事实，纵然这事实被一切人都否定了。

讷然半晌，韦明远才问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任共弃道：“毁了这方碑，由我另立一块。”

韦明远心中充满了怒意，口中仍平静地问道：“你想怎样立法？”

任共弃想了一下道：“很简单！任氏夫妇之墓？”

韦明远一愕道：“任氏夫妇？”

任共弃惨笑一下道：“不错！我现在生意全失，只想一死了之。”

韦明远又问道：“你想跟她葬在一起？”

任共弃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我们生前聚首在一起的日子太少了，死后埋骨一茔，我好永远地伴着她，不再分离了。”

韦明远怒道：“不行！你死在哪儿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跟她葬在一起。”

任共弃阴沉地道：“你生前霸占了她那么多年还不够么？”

韦明远厉声道：“放屁！我们本来是好好的一双璧人，就是为了你，才弄得抱憾终身，你折磨得她还不够，还想来扰乱她死后安息。”

任共弃惨声笑道：“折磨？我跟她谁受的折磨多？”

韦明远又是一怔。任共弃已用带哭的声调再道：“这几十年来，你们在一起悠游林泉，双栖双飞，可会想到过我是怎么过活的，我是靠什么过活的……”

韦明远听他的声调简直是在哀号，倒不禁生出一丝怜悯之感，可是他也没有话可以回答任共弃。

任共弃见韦明远不作声，嘶哑着喉咙又道：“我来告诉你吧，我四处流浪，隐遁穷边，几乎是夜夜无眠，瞪着眼睛望天明，我为的什么？就是为了对她的这一点感情……”

韦明远不禁惘然地道：“这只能怪你爱错了人，她心中从未对你发生过爱情。”

任共弃冷笑一声道：“当然了，她的爱情被你一个人占尽了，可是你又如何呢？你还有着数不尽的女人，萧涓，我妹妹，朱兰，甚至于箫涓的徒弟都被你占上了，你是个色中之魔，你哪里配享受她的爱情？”

韦明远怒声喝道：“住口！你懂得什么？”

任共弃冷笑道：“我也许不懂，可是我一生之中，只爱着素琼一个人，纵然她那样冷落我，我也不会对别的女人动心。”

韦明远只觉得脸上一阵臊红，半晌才道：“我无须向你解释，我与琼妹之间的感情惟天可鉴，这种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，更无法体会。”

任共弃尖叫道：“我不要明白，我只要跟我的妻子合葬在一起！”

韦明远沉声道：“不行！她没有你这个丈夫，你也不能算是她的丈夫。”

任共弃叫道：“你算她的丈夫吗？你配跟她在一起吗？”

韦明远正容道：“在形式上不是，在心灵上我们早就结合了，你若是真心爱她，你就该尊重她，不要去扰闹她的灵魂了。”

任共弃脸上充满了痛苦叫道：“韦明远！你已经得到她的心了，难道连一堆尸骨都不肯留给我吗？你享尽了乐趣，连痛苦都不肯分一点给我吗？”

韦明远也伤感地道：“你说对了，乐趣可以分享，可以割让，惟独痛苦才是专有的，不容人分割去一丝一毫。”

任共弃不明白他的话，瞪着眼睛不作声。

韦明远叹息一声又道：“假若琼妹跟你在一起时有乐趣，证明她对你还有爱情，你自然可以享受她死亡的痛苦，我绝不与你争……”

任共弃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韦明远不理他继续道：“可是她对你全无意思，她连恨都不会有过，她心中没有你的影子，虽然她会委身于你，那是一种交换条件，要你替我报仇，我幸免于死，她不再须要报仇了，交换的意义也失去了，因为你，

我们无法结合，她弄得抱恨终身，你再要去冒犯她的骸骨，又是何苦呢？”

任共弃目瞪口呆，半句话也说不上来，良久之后，他忽然一改态度，以一种哀恳的声音道：“韦明远！我承认你的话对，可是我求求你，反正人死了，就没有知觉了，你让我跟她合葬吧。”

韦明远沉下脸道：“我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，你怎么还要如此纠缠不清？”

任共弃噗地跪下道：“我从不向人屈膝，可是我愿意如此求你，对于素琼的爱，我无法从你那儿夺过来，我为她痛苦一辈子，只想与她共葬一穴，这个微卑的要求，请你答应了我吧。”

韦明远摇头道：“不行！我可答应你任何事，就是这件事不行，琼妹在我心中不仅是一个恋人，更是一尊神，我不容你冒渎她。”

任共弃站起身来，厉容满脸，狠声吼道：“韦明远！你简直不是人，你毫无半点心肝。”

韦明远全无怒意，仍是庄重地道：“你怎么骂都行，琼妹在临死时，与我共期来生，这事虽然渺不可期，我依然不怀疑，合葬是她的要求，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，生前我们受了命运的播弄，死后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了。”

任共弃咬着牙齿道：“我死也要达成这个愿望，你现在不答应可别后悔？”

韦明远一怔道：“你想怎地？”

任共弃阴沉地道：“你总有不在这里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打开坟墓，将她的尸骨移到别处，然后我再生殉在她之侧。”

韦明远怒道：“你敢！”

任共弃狞笑道：“狗急跳墙，到了我这程度，还有什么不敢的事？”

韦明远凛然举起手掌，掌心一片血红，太阳神抓已提起了十成劲道，准备将他一举击毙。

这或许并不是一件正当的行为，可是为了杜素琼，他已没有任何的考虑了，也没有顾忌了。

任共弃却机警地一闪，避至杜素琼的坟前大笑道：“姓韦的！你发掌吧。久闻你的太阳神抓已至熔石化岩的火候，你不妨打我一下，我绝不反抗。”

韦明远怕伤及杜素琼的坟墓，迟疑不敢动手。

任共弃又厉声笑道：“你不必顾虑。你一掌能把我碎尸万段在此地，我就达到与素琼并骨的目的了，姓韦的！你动手吧。”

韦明远闻言心中一凛，背上寒气直冒，立刻把太阳神功散去，心中大感作难，沉吟不决。

因为任共弃并非弱者，除了太阳神抓外，其他的功夫并不一定能治得了他，想了片刻，他忽然由指上褪去指环。

任共弃见状惊道：“你想用两相钢环？”

韦明远沉声道：“为了保护琼妹的安宁，我任何事都敢作。”

任共弃将背紧贴坟墓道：“只要你一抬手，我立刻就拼命，由这里挤进去，这墓建造虽坚，不一定能抗受我全力一顶。”

韦明远只得又止手不发，额上汗水直流。

二人正在僵持不下之际，墓后忽地有人大笑道：“两个男人，争一个死女人，有趣！有趣。”

二人俱都一惊，笑声过后，墓后走过一个白须老头，长衫飘拂，掌拈花玉手，却是阴魂不散似的碎心人。

这是最惹人厌的老头子，他的身世虽可怜，可是为人太差，处处不结人缘，貽人恶感。

任共弃首先别过脸去，厉声叫道：“老混蛋！你来干什么？”

碎心人嘿嘿笑道：“来欣赏你们为死人争风呀，当真精彩之至，我说笨蛋呀！你也太没出息，为着一人女人，也犯着跪下来吗？天下女人都是祸水，我劝你还要想开些吧。”

任共弃怒道：“放屁！你给我滚开些。”

碎心人毫无怒意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别对我发狠，我们俱是一样被女子欺凌得不堪的人，同病相怜，老实说今天我本是另有所为而来的，既然遇上你们这挡子事，我倒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任共弃一怔道：“你要怎么帮助法？”

碎心人笑道：“既然你刻骨相思，对一具死人骨如此重视，我可以替你击开坟墓，让你一了心愿。”

说着举起拈花玉手，便朝墓后的另一端抓上去。

任共弃脸色急变，飞跃向前，凌厉无匹的一掌攻向碎心人的腰间，口中还厉声叫道：“滚开！你的脏手不许触她的坟墓。”

碎心人的拈花玉手只敲下一块浮土，任共弃掌势已到，迫得他闪身避开，诧异地回头道：“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

任共弃沉着脸道：“我的事不要你多管。”

碎心人阴笑道：“我偏要管，实告诉你我此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把杜素琼挫骨扬灰，才消得我心头之恨。”

任共弃一愕道：“她与你何怨？”

碎心人喋喋怪笑道：“虽然她与我无怨无仇，她不该是陈艺华的徒弟，姬子洛！陈艺华！任何一个与他们有关的人，我

都不能放过。”

任共弃怒叫道：“天香娘子的坟地在天龙谷，你为什么不去刨她的尸，却来此处扰及我妻子的遗体。”

碎心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的妻子？这句话也只有你才说得出口，方才我已经听了半天，普天之下，大概也只有你一人作如此想。”

任共弃怒吼一声，掌势微错，又朝他身上攻去！

碎心人这次没有躲避，拈花玉手一扬，迎着他的肩头抓过去，任共弃掌未攻实，抓势已到，劲虱砭体如刺。

他知道拈花玉手的厉害，连忙沉肩矮身，可是碎心人的抓势是顺着他的肩头抓来的，跟着向下一压。

“嘶！噢！”

裂帛声，碎骨声。任共弃斜里窜开，肩头衣衫尽碎，血流如注，红盈半体，一只手完了。

碎心人裂嘴长笑道：“你知道厉害了吧，老夫念在同仇敌忾，所以对你三分客气，你竟丧心病狂起来，这可是自找苦吃。”

任共弃站在不远处，双目中厉芒暴射，肩头的痛苦使他的脸都扭曲了，可是他仍毫无退意。

碎心人扬着拈花玉手道：“滋味如何，你还有一只手，不妨再试一下。”

任共弃一言不发，脚下慢慢地移近，碎心人好整以暇地持手伫待，两个人都以凶残著世，谁也不会被谁吓倒。

任共弃走到离他身前三尺处立定，剩下的一只右手缓缓举起，然后迅速无比地点向他的胸前。

他这种正面进扑，完全是与敌偕亡的拼命打法，碎心人倒不敢硬拼，晃肩躲开之际，拈花玉手又擦了一下。

这次是在任共弃的腰间掠过，立刻也划开一道血槽。

韦明远见状不忍，正待拔步向前，任共弃已厉呼道：“姓韦的，你要是上前一步，我连你也算是一份。

韦明远愕然步道：“我是帮助你的。”

任共弃冷笑道：“我跟你作了一辈子的冤家，还会接受你的帮助？”

韦明远吃吃地道：“可是他有拈花玉手，你一定是吃亏的。”

任共弃厉声道：“那你更该守在一边养养精神，难道你真想让这老疯狗把素琼的坟给刨了，要她死后再出一次丑。”

韦明远心中一动，止步不前。

碎心人已大声怪笑道：“两个对头冤家，现在又联成一气了，女人的魅力真是了不起啊，可歌哉，女人，可颂哉，爱情！”

任共弃仍是一步步地朝他逼过去，到了相当距离后，又是一招攻上，这次直接地点他的喉结，其势在必毁敌。

碎心人猛然后退之间，不想任共弃选了一个最好的方向，他才退了两三步，背后已贴上了坟垢，再无余地了。

任共弃原势不变，单手仍取喉间，碎心人百忙之中，奇招顿出，撩起拈花玉手，迎着他的头上抓去。

拈花玉手长约二尺，碎心人就占了这点光，双方的势力却锐不可挡，任共弃手尚未收，拈花玉手已临头。

“噗！”

血花四溅，任共弃的脑袋被击得粉碎。

可是碎心人也掷下了拈花玉手，双手掩目，痛呼狂号！

韦明远看得很清楚，任共弃在拈花玉手临头之际，突然张口一喷，这人擅长阴毒掌功，莫不会又施了什么诡计？